

先秦 漢語研究

程湘清 主編

山東教育出版社

先秦 語研

漢

程湘清 主編



山東教育出版社

鲁新登字 2 号

1996 8 29.
田入松书店
No. 135. 112

先秦汉语研究

程湘清 主编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5 插页 208 千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3,840

ISBN 7-5328-1470-X/H·53

定价 7.75 元

目 录

甲骨刻辞时代的词汇	王绍新 (1)
卜辞虚词试析	姜宝昌 (22)
先秦双音词研究	程湘清 (45)
一、先秦词汇的双音化倾向	(45)
二、怎样区分先秦汉语的双音词和双音词组	(61)
三、先秦双音词的结构方式及其发展阶段	(81)
四、小结	(109)
《诗经》中的形容词研究	赵金铭 (114)
《左传》的单句和复句初探	何乐士 (144)
一、单句	(144)
二、复句	(248)
《孟子》“以羊易之”、“易之以羊”两种结构 类型的对比研究	鲁国尧 (274)
后记	(294)

Studies on Chinese of Pre-Qin Period (——206 B. C.)

- (1) The Vocabularies in the Period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

Wang Shaoxin

- (2)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Empty Words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

Jiang Baochang

- (3) A Study on Disyllabic Words of Chinese in the Pre-Qin Period

Cheng Xiangqing

- (一) The tendency of disyllabic words in Pre-Qin vocabularies

- (二) How to distinguish the disyllabic words from disyllabic phrases in the Chinese of Pre-Qin Period

- (三) The constructive method and its development of disyllabic words in Pre-Qin period

- (四) Concluding remarks

- (4) A Study of Adjectives in Odes (诗经)

Zhao Jinming

- (5) A Preliminary Study of Simple Sentences and Complex Sentences in Zuo Zhuan (左传)

He Leshi

- (6)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Two Types of Construction: 以羊易之” and “易之以羊” in Mencius (孟子).

Lu Guoyao

甲骨刻辞时代的词汇

王 绍 新

1899年在河南安阳发现的甲骨刻辞，是目前见到的我国最早的语言材料，其时代约在殷代的盘庚到帝辛之间，距今已有三千多年了。

甲骨刻辞的发现，对我国学术界影响很大。数十年来，前辈学者整理、考释、著录甲骨文字，并据以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在历史、考古、古文字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从研究汉语史的角度看，甲骨刻辞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固然，根据历史、考古学的现有成果可以推断，远古汉语从产生到殷代已经经历了若干万年的发展过程；甲骨文也不是处于文字的草创阶段，它已经有了相当繁复的体系，不但有大批形声字，而且有通假现象乃至个别的简化字^①，可见距文字的最初产生已经很远了。尽管如此，应当说汉语有文献可证的历史确是始于甲骨刻辞时代。它来自地下发掘，除非赝品，绝无后人伪造篡改之虞，因而是最原始最可靠的珍贵资料。

在被发掘后经过整理的甲骨中，所见文字的总数约四千五百多个，其中被专家们公认为已经辨明的字占 1/3 左右。由于

^① 见郭沫若：《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释谈到殷代已在进行文字简化》，载《文物》1959年第7期。

当时汉语词汇中单音词占压倒优势，故上述字数大体上也就是词数。这 1/3 左右的甲骨文，当然只是殷代汉语词汇的一部分。因为在已发掘的材料中尚有数千字不能识别；许多龟甲兽骨依然沉睡地下尚待发掘；加上书写工具和技术的限制，甲骨刻辞和当时活的语言肯定会存在一定距离。唐兰为商承祚《殷契佚存》所作序说：“然文字存者，虽有数千，而当时行用，今所佚之者，奚啻数倍。”尽管如此，我们就现存的这些词还是可以约略窥见远古词汇丰富多彩的面貌，研究汉语词汇史应以此为起点。本文就是依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对甲骨刻辞时代汉语词汇（简称甲骨词汇）的某些方面，进行初步的探索。

一、甲骨词汇与殷代社会生活

殷商时代是高度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它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甲骨词汇中都有所反映。

从生产力的发展来看，殷代畜牧业已达到很高水平，以至殷人祭祖时一次用牲可多达数百头。农业和畜牧业何者为主，史学家也许还有不同看法，但可以肯定农业生产已有了相当规模。手工业已经专业化，在殷墟曾发现石工、玉工、骨工、铜工的劳作场所，说明有了比较精细的社会分工。生产的发展，“要求语言用进行这些工作所必需的新词、新语来充实它的词汇”^①。从甲骨刻辞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远古汉语在发展进程中正是不断充实了反映各个生产领域需要的词语。

狩猎捕鱼是远古人类谋生的重要手段。“渔”、“牧”、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第 8 页，人民出版社，1971 年版。

“获”、“畋”、“狩”、“逐”、“禽”、“罗”等都是当时的主要生产活动，也是语言中最早出现的动词中的一部分。人的劳动要使用工具，“网”、“毕”、“率”、“罝”、“罾”、“罟”都是狩猎工具。“率”用以捕鸟，“罝”捕兔，“罾”捕豕，“罟”捕鹿。从文字上看，罝、罾、罟在甲骨文中上半部均为网字，分别像网下扣住了各种不同动物之形，动词“罗”也像网下有雉。所以网可能是一个应用较广的工具，以至不同用途的网都有不同的名称。“弓”、“矢”、“弹”是作战武器，也是猎兽工具。《吴越春秋》记载的一首相传为黄帝时所作的《弹歌》说：“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弓”、“弹”的产生及其在生产上的用途。由于我们祖先在长期的渔猎、畜牧生涯中与动物打了成千上万年的交道，所以甲骨中有有关动物的词语很丰富，目前已被人们辨认出的动物名称有七八十种，如：“牛”、“牡”、“牝”、“牲”、“物”、“羊”、“羔”、“豕”、“豚”、“豨”、“豮”、“豨”、“马”、“虎”、“兕”、“象”、“鹿”、“麋”、“麇”、“麋”、“麟”、“犹”、“犬”、“龙”、“狐”、“兔”、“鸟”、“雀”、“隹”、“雉”、“萑”、“鸡”、“凤”、“虫”、“蜚”、“豸”、“蛇”、“蚤”、“蜀”、“鼠”、“龟”、“鼃”、“鱼”、“龙”、“夔”等等，鸟兽虫鱼，野生家养，种类繁多。物候学的历史资料证明，三四千年前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在温和，有象群繁衍生息。所以卜辞中常见“象”字，而且有表示使役象从事劳作的动词。如甲骨文“为”字像用手牵象，《说文》训为“母猴”，是由于不掌握古文字的资料，无法了解字形的最古来源。马在当时已普遍用来驾车，动词“御”在写法上就像一人手执木棍在赶马，可见它在役畜中有代表性。人们竟创造了十多个不同的词来概括特点不同的马，说明他们对这种动物是多

么熟悉。词汇手段还可以用于区分动物的雌雄和大小，如“牝”为母牛，“牡”为公牛，“羊”是大羊，“羔”是小羊，“豕”是大猪，“豚”是小猪。有一些词专门表示动物的肢体、器官或特征，如“羽”、“爪”、“趾”、“尾”，还有虎文曰“虍”，鸟嘴曰“喙”，鱼鳞曰“甲”，鱼肠曰“乙”，鱼尾曰“丙”，鱼睛曰“丁”。在象声词中“狺”是犬吠，“聿”是羊叫。

反映农业生产的词语也不少。有关农耕劳动的动词有“采”、“穡”、“舂”、“艺”、“获（穫）”、“乂”、“圣”（音 kù，义为翻地治田）、“耜”（操耒而耕）、“劦”（众人合力而耕）……。植物名称有“来”、“麦”、“禾”、“粟”、“秝”、“黍”、“桑”、“栗”、“杜”、“杞”、“蒿”、“茛”、“苴”等。表示植物各部分的有“穗”、“叶”、“束”。此外幼禾曰“苗”，粟实曰“米”，谷粒曰“𥽿”，束禾曰“秉”，单株曰“木”，丛木曰“林”、曰“森”。从事农业生产的场所有“田”、“畴”、“圃”、“圉”、“场”，工具名称有“耒”、“犁”、“辰”、“斧”、“斤”。而“鬯”、“酒”、“饔”、“飧”等用谷物加工制成的食品名称的出现，更是农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标志。

在甲骨刻辞中有各种宫室、舟车、服饰、器物的名称，这些也都是社会物质文明的重要方面。我们看到，同是房屋建筑，有“宫”、“室”、“家”、“宅”、“寮”、“寝”、“宋”、“宣”、“庭”、“宗”等，除人所居，还有养家畜的“圉”、“牢”，并有了原始的“倉”、“囿”，那可能只是露天临时建起的积谷的场所。器物有乐器、文具、彝器、食具等。其中乐器名称有“鼓”、“鼗”、“南”、“磬”，还有罗振玉称之为“琴瑟之象”的“乐”，又有像敲鼓之声的“彭”。由此可知，远在三千多年前，

我们祖国的音乐宝库中，不但有打击乐器，还有了管乐器和弦乐器。“棋”的存在说明棋类的发明也是很早的。卜辞都用刀刻在甲骨上，那么殷代有没有毛笔呢？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①一文中说得很清楚：“殷代不用说是在用笔了，除刀笔之外，也有毛笔。这从文字中有‘聿’字或者以‘聿’为偏旁的字也尽可以得到证明。甲骨文有‘聿’字作，‘画’字作；金文也大抵相同。聿即古笔字，像右手执笔，《说文》解释为‘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笔’。”食具、炊具、酒器有“鼎”、“豆”、“豐”、“壶”、“匕”、“簠”、“斚”、“角”、“爵”、“卣”、“尊”、“缶”、“斝”、“鬲”、“觶”、“盘”等等。将考古工作者从地下发掘出来的一些实物与相应的甲骨文字相对照，是很有趣的事。如古代的炊具“鬲”作，酒器“尊”作，都酷似实物，生动地体现了古器物的形制。这些东西，特别是奴隶主的用具、彝器，很多是青铜器。动词“铸”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应运而生的。

从阶级关系来看，殷代属典型的奴隶制社会，“王”、“伯”、“后”、“帝”是奴隶主中的最高统治者。“俘”是战争中的俘虏，奴隶的重要来源。“婢”、“仆”、“妾”、“奚”、“嫪”、“宰”、“奴”、“臣”等是各类奴隶。其中“臣”是肯于屈服的驯顺者，被指派为管理其他奴隶的头目，于是又有了“藉臣”（管理藉田之臣）、“多辟臣”（近侍之臣）、小臣、旧臣等词语。“奚”在文字上像人被缚被拘之形，是犯罪的奴隶，或者说奴隶和罪人在当时几乎是等义的。“嫪”与“奚”同类，不过是女性。“仆”、“妾”是在奴隶主家中服役的奴隶。在卜辞中多

^① 载《考古》1972年第3期。

处记录了祭祀时大量屠杀奴、妾、宰、俘等类人作为牺牲的事，说明他们的地位无异于牛羊，不过是会说话的牲畜罢了。

既有对立的阶级，就有阶级统治的工具。甲骨文中有一个“戠”字，即国，意思是“用武力保卫人口”^①。“囚”字像人在井中，表示将罪犯投诸陷井以囚之。“圉”字像拘人于囹圄之中，也就是后世的监狱。各种武器的名称有：“弓”、“矢”、“弹”、“己”、“兵”、“戠”、“干”、“戈”、“殳”、“戊”、“戌”、“癸”等等。武官职称有“马”、“亚”、“服”、“射”等等。这些词语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殷代国家机器设置的状况。

关于亲属称谓的词有“祖”、“妣”、“父”、“母”、“公”、“叔”、“兄”、“弟”、“妹”、“妇”、“妻”、“子”、“儿”、“甥”、“侄”等。“宗”、“族”、“姓”等词都已产生。“宗”的原义是祭祀、供奉神主的处所，似尚无宗族之义；“族”已有氏族之义；“姓”亦有了姓氏之义。不过对当时的家族制度尚缺乏详尽的考察，所以“族”、“姓”的真切含义也难于确知了。

二、甲骨词汇与殷代文化及意识形态

一个时代的文化、观念形态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青铜器的铸造使用是殷代生产力和技术水平的标志。在这个基础上积累了殷商文化。这种文化的创造者是奴隶，掌握者是统治阶级。当时已经有了脱离生产劳动的专业文化工作者，“史”、“巫”、“尹”、“作册”、“卜”、“御史”、“卿史”等词代表的就是这类人，他们专掌祭祀、占卜等事，相当于后世的史

^① 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120页。

官之类。

当时人们对自然、社会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和见解。甲骨刻辞中有关天象的词就有不少。人们不但熟知“日”、“月”、“星”、“云”、“雾”、“雨”、“雪”、“风”、“雷”等，而且认识了比较罕见的自然现象“晕”、“蚀”，将各种天气细致地区分为“启”、“霁”、“霖”、“霏”、“霰”、“雾”、“霾”、“霾”、“蒙”等等。自然，在词语中也反映了认识的局限。如关于“虹”，卜辞有云：“王固曰，出帑，八日庚戌，出各云自东囿母，昃亦有出虹自北𩇑于河”（《殷虚书契菁华》₄），说明当时认为虹能作祟，并视之为有生机而能饮之物。（用于省吾说）又如“云”、“霾”在卜辞中均被视为灾异，说明那时的人将迷信的意义赋予这些词的词义之中，这当然是不科学的。

值得一提的是干支，即由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组成的六十个固定的双音词。当时它们用以纪日，这不但是历法方面的成就，也是对数学中排列组合原理的一种运用。

甲骨词汇中开始有了少数抽象名词，如“聖”、“德”、“仁”、“义”、“吉”、“利”、“菑”、“咎”、“尤”、“孽”、“祸”等。还有一些词，如“声”、“光”、“彩”、“力”，虽非抽象名词，但也需对大量自然现象进行概括才能得出这类概念，这些都可帮助我们推知殷人的智慧及抽象思维的发展状况。

殷人极端迷信。今天所见的甲骨刻辞绝大多数是占卜之辞。王室每有行动，大自发动战争，决定一年的农事，小到一次出巡田猎，预测每日阴晴，莫不求神问卜。各种祭祀专名，加上很多知其为祭名而其具体音、义尚未明辨的单字共有几十个。如春季进行的祭祀叫“祠”，冬季进行的祭祀叫“烝”，两手奉尊向神祇敬酒的祭祀叫“福”，祭祀的次日再祭称为

“彤”。又如“烹”是祭名兼用牲的方法，“烹几牛”是指祭祀时用火燔牛若干。“濩”、“戒”都是祭祀时所奏的乐名。祭祀用的牺牲品叫“牢”或“宰”，一牢或一宰用牲多少都有一定的规格。此外还有很多迷信用语，如“鬼”、“魑”、“祟”、“魃”、“冏”等。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迷信思想实质是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探讨一下“帝”的词义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帝是兼指人、神的。一方面它是至上之神，主宰一切，如“我其祀宾，则帝降若。我勿祀宾，则帝降不若”。（《殷虚书契前编》7卷38叶4片）另一方面，地上的人主也可以称为“帝”，如“帝甲”（《殷虚书契后编》上卷4叶16片）就是人王的称号。这就证明，被崇拜的天上的神，正是神化了的地上的奴隶主。

三、甲骨词汇的词义发展和 一词多义现象

任何一种语言的语音形式都是有限的，在社会生活不断发展、思维活动逐步深化时，自然要利用已有的词语表达与之相关的某些新的意义。这样，词义就不断发展，产生一词多义现象。就已有材料来看，甲骨词汇中多数词的意义比较单纯，即单义词占多数。而同时也有很多词的意义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出现了一词多义现象。如“册”是象形字，本义为古时用竹简串成的书本。而在卜辞中有“重册用”与“重祝用”为对贞，其中册与祝告的祝义近，不同的是祝以辞告，册以策告^①。又如

^① 见郭沫若《殷契粹编》。

“贝”原义是用贝壳做成的装饰品，后来转化为货币。如：“……贞易（锡）多女出贝朋。”（《卜辞通纂》469片）王向诸侯臣僚锡贝朋的记载金文中很常见，在卜辞中虽仅上引一例，已能说明“贝”这个词在殷代开始有了转义，而这个新的意义到了周代就变成最通用的了。

词义的发展演变情况比较复杂，而且因词而异，各个不同。尽管如此，还是有一定的规律性。词义的发展总有社会的或语言内部的或人类思维规律方面的原因可寻。

一些词的意义发生变化与社会的发展、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如“马”、“犬”原是动物名称；“箠”原为盛箭的器具；“射”原为动词。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国家的产生，出现了各种专门的官职或职务名称，上述的词在原义之外又有了新义：“马”有了马师的意义，他受令征伐与射猎，类似后世司马之职；“犬”为司犬之官，专管饲养猎犬及田狩，亦参与征伐之事；“射”是兵卒之属，开始很可能是奴隶充任的，后来也成为一种武官的名称；“箠”是另一种武官。总之，“马”、“犬”、“射”、“箠”的词义中分别由它们原来所指的事物的意义，派生出与这种事物有关的官职的意义来。而且在这个新义的基础上构成“多马”、“多犬”、“多射”、“多箠”等词。

另一些词义的演变则是由于语言内部的原因决定的。一些词义的引申是伴随词的兼类现象产生的，如：“臣”用作名词，指一种奴隶；同时也有用作动词的例子，如“印方臣……”、“尸其臣商”（《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1220），这两个臣都是臣服之义。又如：“苗”为幼禾之名，但“我受苗耜才姁年”（《殷虚文字乙编》3154）的苗则是动词，义为种苗。“岁”、

“戊”上古本是一字，“岁”是一种兵器。而卜辞中“岁牛”、“岁三牛”的岁是动词，岁牛即杀牛，实际是把作为工具的名词当动词来用了。

有些词义的演变则与人类思维活动的发展规律相联系。词义的抽象化是各民族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因为人类通常是首先接触到许多具体、有形的事物，给它们命名，然后逐渐体察出一些抽象事物的存在；在给它们命名时往往会借用一些与之相关连的已有的具体事物的名称，使原有词语的意义抽象化。如，天上那两个圆圆的发亮的天体分别在早晨和晚上出现，人们早就熟悉了它们，分别称之为“日”和“月”。从文字上看，二者都是象形的。后来，由于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的需要，必须为长短不同的时段命名。而时间的概念比较抽象，若能和具体形象的东西联系起来，则更便于理解、交际。所以人们把日出没一次这段时间称为“日”，把月圆而复缺的一个周期叫做“月”。同样道理，“年”在《说文》中训“谷熟也”，甲骨文的年字从人负禾，《说文》释义与此同，后来就把庄稼成熟一次的时间也叫做“年”。有了时间的概念，人们还需要历法，首先谋求纪日。现在称为干支的甲子、乙丑、丙寅、丁卯……在殷代已用来纪日。我们现在只讨论被称为天干的十个词。他们原来都是具体事物的名称。如前所述，“甲”、“乙”、“丙”、“丁”都是鱼身上的东西，“戊”是兵器，“己”是系在箭上的绳子，“庚”是一种军乐器，“辛”是一种刻刀，“壬”是一种石针，“癸”也是兵器。这十个名词用来纪日的时候，仅仅是充任一种代号，并且应用得很普遍、很经常，以致这些词的意义逐渐隐去，即使在当时，它们的本义也很少见了。除名词外，动词词义也会抽象化。如“降”，甲骨文作“𠂔”，一

边像山丘，另一边像人的两足从上面下来，原指具体位置上的下降。同时在卜辞中有“帝其降堇”（《卜辞通纂》371片）之句，意思是“上帝降下饥馑”，这里的“降”，意义就比较抽象了。

以上分析了一些例子，试图说明词义演变及一词多义现象产生的某些规律。所谓一词多义，在甲骨词汇中主要是一词两义。多于两义的情形也有，如“牢”原指畜圈；发展为祭祀用的牺牲，以用牲的多少分为大牢、小牢；同时“牢”还是一种职务的名称，意义犹如养马人。但这样一词三义以上的例子较少。总之，甲骨词汇不但单义词占多数，而且多义词中，主要是一词两义。总的看来，它的词义系统还是比较单纯的，这也是远古汉语词汇的一个特点。

四、甲骨词汇中的双音词、同义词、反义词、成语及词组简缩现象

1 双音词

目前已被辨识的甲骨文字，基本上一字一词相对应，单音词是甲骨词汇的主体。殷商时代也有了少量双音词，主要是以下几类：

- ①干支。由天干、地支相配而成。由甲子至癸亥共60个。
- ②官职名。如臣正、乚臣、藉臣、小臣、多尹、又尹、乍册、射畱、我工、卿史、御史等。
- ③人名、地名等专名。

2 同义词

有丰富的同义词是语言发达的标志之一。除少数毫无区别的等义词之外，同义词可以细致地区分事物的特征，精确地表达人的思想感情。甲骨词汇中已产生了同义现象，大部分同义词是动词，现举例如下：

表示看的意思：“见”、“观”、“省”、“相”、“望”、“视”、“监”；

表示洗、浴的意思：“汰”、“沐”、“盥”、“洒”、“沫”；

表示杀伤的意思：“蔡”、“杀”、“戕”、“毁”、“雉”、“岁”；

表示征伐的意思：“征”、“伐”、“辜”；

表示给予、赏赐的意思：“畀”、“赏”、“锡”、“底”；

表示告诉的意思：“告”、“祝”、“册”；

表示行走的意思：“走”、“步”、“徂”；

表示年老的意思：“老”、“考”、“耄”。

3 反义词

词义互相对立的词在甲骨词汇中有“大、小”，“长、幼”，“新、旧”，“多、少”，“上、下”，“内、外”，“左、右”，“出、入”，“陵、降”，“喜、忧”等。

4 成语

汉语中有丰富多彩、富于民族特色的成语，它们绝大多数是四字结构的固定词组。在甲骨刻辞中就有四字经常连用的结构，如“下上不若”，意谓下民上天均不顺应，天心民意两不